



铁笛神剑

香港

卧龙生

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

铁笛神剑

香港·卧龙生

上



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雪夜双驹 荒山拯嫠妇 仁心侠胆 灵药返芳魂..... 1
第 二 回	断发还亲 剧怜倩女泪 双妹款客 蛇蝎美人心..... 27
第 三 回	银笛金蛇 割据江湖成双绝 仙音魔啸 漫天蜈毒定一尊..... 51
第 四 回	金针刺穴 奇毒武功皆散灭 霜剑穿岩 龙腾虎跃任去留..... 77
第 五 回	云出绝岫 山穷水尽疑无路 虎啸幽谷 柳暗花明又一村 102
第 六 回	爱怜骨肉 甘冒毒蛇噬玉体 轻弹纤指 迷魂本非倩女心 128
第 七 回	日丽中天 荡漾绿波惊艳女 月辉夜分 尺缕白丝索敌踪 152
第 八 回	笑语新愁 娇嗔原为示爱意 心敛旧事 黯然惊呼走妖姬 178
第 九 回	玉盒一掷 旷绝蛛毒毙巨蟒 金针三举 侠医妙手挽沈痾 202
第 十 回	断凉幽谷 惊逢骨肉悲旧恨 凄魂石室 盲叟沉冤赠宝藤 226

第十一回	仙源有路 奇缘难遇	白象崖下聆铁笛 红花潭畔睹神技	251
第十二回	笑语往事 纵论江湖	青梅亡然成国色 一代天娇唯千愚	277
第十三回	比剑订交 论技较艺	始信峰头三结义 寒云谷内拆兰盟	302
第十四回	侠骨成尘 含嗔索战	堪磋师门长恨事 剑气重腾白象崖	327
第十五回	论毒述双魔 存仁为大侠	弥劫入寰唯铁笛 历尽江湖一醉儒	349
第十六回	血柬隐玄机 深山惊谍语	鹤驭云程何处觅 峦封暮色失归途	367
第十七回	幽谷现仇踪 商峰觅药石	虬判神功驱顽敌 名医圣手起沉痾	386
第十八回	仁合天心 医称圣手	玉笔峰巧得奇草 白象崖妙起沉痾	400
第十九回	酒遇相知 驴逢识者	战妖女神功却敌 宿小店午夜惊凶	424
第二十回	倾盖于途 凭栏怀古	双笛龙腾技并绝 岳楼仙去水空流	450
第二十一回	一舟容与 三更小集	万顷洞庭秋水白 孤灯明轩侠心丹	474
第二十二回	夜话东窗 雪拥巫峡	囊昔妖娆成故往 而今弱质秉奇姿	500
第二十三回	若怒还嗔 是贪致业	剑气弥空纤影俏 白纱匝地散人伤	525

第二十四回	洞窟幽昏 包囊隐秘	昔日红颜余石冢 孤儿身份此分明	548
第二十五回	大战神魔 不愤绝学	傅玉琪惊魂燕尾针 邱三波铍羽天星笔	577
第二十六回	镖头贪重利 芳心常善感	九阴蛇母是红货 一意怜依在素心	597
第二十七回	巧走玉笔峰 误入沉云谷	愁怀难遣珊儿失伴 真情可感盲老传技	624
第二十八回	伐毛洗腔 追源溯往	玉琪服灵药 和尚说真情	647
第二十九回	秉赋非佳 积伪为善	质劣难成大器 佛心原是魔头	668
第三十回	谋剪凶顽 再增历练	白象崖定策 虬神判出山	691
第三十一回	立意劫镖 存心仗义	吕疯婆铍羽 傅玉琪施威	710
第三十二回	阴隐奸谋 策分奇正	下书差二小 设计截双凶	735
第三十三回	倩影银辉 蝎蜂磷火	剑光腾素手 克毒赖神偷	758
第三十四回	义重如山 情柔似水	果老求奇虫 贞儿侍汤药	781
第三十五回	双杰来投 一小伏魔	色变谈燕尾 绝技出飞虎	803
第三十六回	因疑生疑 一错再错	独探青阳宫 三演太乙阵	827

第三十七回	闯三门阵	突来铜钵僧	
	朝少林寺	竟逢骨肉亲	 850
第三十八回	为参绝艺	祖孙隐韬光	
	偶访故旧	洛阳惊敌踪	 872
第三十九回	东传天下	武林添警兆	
	间关万里	群豪集滇疆	 893
第四十回	洱海大会	宏仁佛心双主令	
	点苍发难	追云手巧破莲池	 917
第四十一回	女魔肆虐	铁笛神剑会灵蛇	
	巨奸脱壳	千愚宏普释恩仇	 939

第一回 雪夜双驹 荒山拯嫠妇 仁心侠胆 灵药返芳魂

北风怒吼，雪如鹅毛，这是个大风雪的晚上。

豫鄂交界的桐柏山下，却正奔驰着两匹快马，虽然严寒砭骨，但那两匹长程健马却满身大汗，显然，马上人有着火急的事情，才这样冒着风雪，黑夜赶路。

马上面坐着两个疾服劲装的大汉，全披着一色黑的棉披风，他们急马如箭，只踏得地上积雪横飞。

突然间，一声凄婉的呻吟，隐隐从那怒吼的西北风中传来，不过，那声音十分微弱，不留心很难听出。

但那马上两人，耳目似是比常人灵敏得多，风吼松啸声中，仍然听得了那声微弱的呻吟。

前面一个年龄较大的壮汉，一勒缰，收住急奔快马，回头说道：“二弟，你听那是不是人在呻吟？”

后面一个三旬左右的大汉，紧随前面的壮汉，收缰停马，凝神听了一下，答道：“不错，这声音是人所发，可能是赶路的人，失足由山上跌了下来，身体受伤，又被风雪困住，难再行动，咱们时间虽然急迫，但也不在乎这片刻工夫，不妨我去看看，如果人还有救，我们就把他带到前面，找个人家安顿下。”

那年龄较长的大汉，略一沉吟道：“我们为救人危难，

就是晚到一步，想那陆老英雄也不致于见怪，不过，要是因此错过了陆老英雄寿辰，心中不无愧感！”

后面一人接口笑道：“大哥这是多虑了，想那陆老英雄乃武林一代名宿，一生中行侠仗义，为人排纷解难，不知留下多少使人敬仰之事，我们为救人性命，错过他寿辰时刻，正是他心之所安，何来愧憾呢？”

那年长大汉，点点头不再答话，一带马头，当先向右边山崖下寻去。

这时，已是二更时分，两人借满地皑皑白雪，反映出来的微弱光辉，寻找了顿饭时间，尚未寻到，那年龄较长的大汉，已有点不耐起来，摇摇头，说道：“只怕人已经气绝了，要不然这样长的时间，怎的却不再闻呻吟之声？他若是被雪埋住，可够我们找的了？”一语甫毕，那呻吟之声突又传来。

这次，两人距那发生之处甚近，听得异常清晰，不约而同，循声奔去，转过一个山角，果然发现一个人倒卧在雪中。

那人自头以下，已全被大雪埋住。只露出半个脑袋，如非闻到那呻吟之声，就是看到，也难分辨出人来。

两人一跃下马，拂开她身上积雪后，都不禁呆了一呆，原来那被雪掩埋之人，竟是一个少妇，左肩和右腿，都带着伤，血和雪凝固成黑色的冰块，两人都是久历江湖人物，一见那伤痕形状，立时认是兵刃所伤而且伤口盈尺，非常严重，虽然伤处为血冰凝阻，难以看出是否伤到筋骨，但以那伤口形态推判，绝是不会很浅。

那年龄较长的大汉，叹口气道：“她伤得这样厉害，又不知在这雪地冻了多少时间，只怕是难以救得了？”

年轻大汉，伸手把她右手脉门后，答道：“脉膊尚在跳

动，先替她灌两口酒下去再说。”说罢，解开腰间佩带的酒壶，拔下壶塞，用右手大指，拿指撬开她牙关，替她灌下两口酒去。

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那少妇突然睁开星目，望了两人一阵，叹息一声，突然叫了两声：“珊儿！珊儿！”重又合上眼睛。

年长大汉见她喝下去两口酒后，居然在片刻之间醒来，不觉微一怔神，望了那年纪较轻的大汉一眼，道：“二弟，此人大有来历，我们带她走吧！”

当下由那年纪较轻的大汉，抱她上马，放辔向前赶路。

这两个大汉，都是中原武林道上极负盛名的人物，那年纪较大的名叫飞刀镇三山江成，年龄较轻的叫铁臂金刚陈炎山，两人本是同门师兄弟，又加上性情相投，十数年行坐不离，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江成，陈炎山一定随行身侧，是以江湖上又称他们豫南双杰。

这次，他们由信阳故居，赶奔襄阳隆中山松竹坪，去给一位誉满武林的老英雄，圣手医隐陆天霖拜寿，只因动身前故居出了一档事情，延误两人预定的行期，等到事情办好，已是腊月初二，陆天霖寿期是腊月初五，算起来还余下两天时间，但信阳距隆中山有千里上行程，两人至迟必需腊月初五午时赶到，方不致错过寿辰，是以豫南双杰顾不得满天风雪，昼夜兼程急奔。

陈炎山的坐马，虽然是千金选购的良驹，但已奔跑了一日半夜没有休息，此刻，再加上那个受伤少妇同乘，已然再难奔驰，逐渐的慢了下来。

两兄弟只得交换着驮载那受伤少妇，这样虽可勉强赶路，

但速度已是大减。

天亮时候，到了途中的兴隆集，这当儿不但两匹马再难支持，那少妇更是奄奄一息，而且大白天中，两个大汉带个满身伤痕的垂死少妇赶路，纵然没人盘诘，也实在有点儿不大像话。是故，豫南双杰虽觉陆天霖寿辰时间迫促，也不得不停下休息。

那兴隆集虽是一个小镇，但因地处官道，酒肆客栈林立，豫南双杰选了一家较大的“迎福”客栈住下。

这“迎福”客栈，兼营着酒饭生意，店小二看两个大汉，驮载一个受伤少妇进店，虽然感到扎眼，却是不敢多问，因为干店小二这一行的，大都是有点阅历眼光的人，一见豫南双杰那身装束，就知道不是保镖的达官，定是江湖豪客，这般人不管是公怨私仇，大都以私人械斗解决，从不报官，在他们眼睛中根本就无所谓王法律条，三句话说不对就拔刀相向，生死交关，店小二那里敢多问一句闲话，尽管他心里害怕，但仍赶紧迎上去接过马缰，笑道：“两位爷打尖呢，还是住店？”江成道：“你先给我们找两间干净房间休息，马要多加草料，酒饭快些备好，我们休息下吃过饭还得赶路。”

店小二诺诺连声，把豫南双杰，带到后院房中，沏上一壶茶，悄悄退下。

陈炎山把那受伤少妇放在榻上，洗去她伤口冰血，只见其深盈寸，已然伤及筋骨，万幸天寒地冻，显然那少妇受伤之后，流出的血液立即凝固，故尔失血不多，不然这大的伤口，只怕少妇早没命了。飞刀镇三山江成，取出怀中金创药，替她敷好包起，又替她盖上了一层棉被，陈炎山已吩咐店小二做一碗姜汤送来，动手给她灌下半碗。

两人趁那少妇神志未清醒之际，借机打量几眼，她脸色虽是苍白，但却无法掩得住那秀美的轮廓。只见她：黛眉如画，肤白似雪，皓齿排玉，长发如云，年约在廿六七左右，如果在未受伤前望去，定然是一个绝世无伦的美人。

不大工夫，那少妇长长吐了口气，慢慢的睁开眼睛，望着豫南双杰微微一笑，道：“多谢两位好心相救难妇，但我伤势极重，只怕难以撑过三天了？”

陈炎山皱皱眉头，笑道：“你伤势虽然很重，但还不致于没救，只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不难复元。”

那少妇凄凉一笑，道：“我身上的刀伤，并非致命伤势，但我中的几支喂毒暗器，却是绝毒无比，即使华陀重生，也难解救。”

豫南双杰听得一怔，齐声问道：“暗器打中你什么地方，怎么我们就没有发现？”

那少妇苦笑一下，答道：“我中的不是普通镖、箭之类的暗器，而是江湖上最为歹毒的燕尾追魂针！”

豫南双杰吃了一惊，怔了半晌说不出话，原来那燕尾追魂针，是江湖四怪之一，陆地神魔邱三波的独门暗器，江湖上黑白两道，只要听到陆地神魔邱三波几个字，无不退避三舍，燕尾追魂针更是武林道上闻名丧胆的暗器，号称武林三绝暗器之一，这少妇如果真的中了邱三波的燕尾追魂针，端地无法救得。

足足过了有一盅热茶时间，江成才带着满脸不信神气，问道：“想那陆地神魔乃是名满江湖的四怪之一，不知何以会对你下手。”

那少妇见两人满脸怀疑，心知再说两人也不会相信，惨

然一笑，道：“请恕难妇所中暗器之处，不便示人，两位救助之情，只有期诸来生报答了。”说罢，又微微一声叹息，闭上眼睛。

陈炎山轻轻一拉江成，退到室外，低声说道：“师哥，这女人来路确实有点怪道，但咱们既然出手救了她，总要尽到心力。陆老英雄见多识广，而且又善医各种毒症，不如雇辆车子，把她一起带到隆中山去如何？”

飞刀镇三山略一忖，答道：“不错，陆老英雄医道通神，料必可医好她的伤势。咱们带去也好。”

两人定了主意，立即吩咐店小二雇车备马，匆匆用过饭，冒着雪兼程赶路。

兴隆集距隆中山还有两三百里行程，沿途虽然两番易马，但赶到隆中山时，已是腊月初六，陆天霖寿辰已过，但见山道上人马不绝，尽都是拜寿赋归的武林豪客，双杰心中不禁暗叫惭愧。

两人纵马催车，急奔松竹坪，刚到庄门外面，陆天霖已得到报亲迎出来，双杰翻身下马，长揖拜道：“愚兄弟拜寿来迟，已觉汗颜无地，怎敢劳大驾亲迎。”

陆天霖一拂花白长髯，还了一礼，哈哈大笑道：“两位贤弟跋涉长途，小兄心已难安，拜寿实难担待，寒舍已备水酒，替两位洗尘接风。”

江成回顾身后马车一眼，说道：“愚兄弟纵然糊涂，但也不致误过老前辈的寿辰，只因在旅途之上，救得一个伤势垂危妇人，所以来迟一步，尚望老前辈鉴谅才好。”

陆天霖听得一怔，忙道：“既是有受伤之人，快些搭入舍内。”话一落口，立即有四个大汉，抢出门外，打开车上

垂帘，把那受伤少妇，抬入了宅内。

陆天霖果然是侠心仁肠，把豫南双杰让入客厅后，顾不得和两人寒暄，立即抽身去看那少妇伤势。

这时，客厅中还留有很多拜寿客人未走，大都和豫南双杰相识，纷纷和两人招呼问询。

约有一刻工夫，陆天霖脸色十分严肃的重返客厅，目注豫南双杰说道：“那少妇伤势极重，救治已是不易，但两位贤弟侠骨热肠，能把她送到我陆某人处，小兄自当竭棉薄，悉心疗治，不过要请两位贤弟给我说明救助她的经过，我才好下手。”

飞刀镇三山江成，叹口气答道：“愚兄弟因家中出了一件意外麻烦，致延误预定行期，等到事情了结，距老前辈寿日，只余下了两天时间，愚兄弟只怕误了老前辈的寿辰，只得日夜兼程赶路，行经桐柏山下，在大雪中救得了这位少妇，当然愚兄弟只想把她送到一处人家安顿下来，立即赶路，那知她伤势竟是十分严重，又自称其中当代江湖四怪之一，那陆地神魔邱三波独门暗器燕尾追魂针，愚兄弟久闻那燕尾追魂针，乃是江湖三大绝毒暗器之一，武林道闻名丧胆，如果她不是说的谎言，决非一般大夫能够医得，故而把她带来松竹坪，愚兄弟拜寿误期不算，又凭添给老前辈来一阵麻烦，好生惭愧。”

陆天霖脸色十分凝重的点点头，道：“她说的不错，确实中了邱三波的独门暗器燕尾追魂针！”

此语一出，大厅上群豪时一呆，就连飞刀镇三山江成，也不觉为之一怔，他刚才虽然侃侃谈起那少妇自称身中邱三波独门暗器之事，但他自己心中实不相信，大厅上群豪都听

在耳中，亦无一人觉得那少妇之言可信，皆因陆地神魔在江湖声名太大，都想他决不会和一个妇人动手，即是动手，也不致施用暗器。

现下听得圣手医隐一言证实，大家都不觉心神一震，陆天霖目光横掠大厅群豪一眼，手拂着长髯，又道：“邱三波名列四怪之首，行事最是偏激，他一生中最恨别人伸手管和他有关之事，但老朽又不能见死不救，救则难免和陆地神魔结怨。”

群豪相顾愕然，无一人敢挺身答话，只因那邱三波名头太大，当场群豪都自知惹不起，是故，全都哑然无言。

陆天霖淡淡一笑，道：“邱三波纵横江湖，威振四海，出了名的手狠心辣，各位纵愿相助，亦是力难从心，老朽现下希求各位帮忙的，并非是拒敌邱三波日后来此寻仇之事，只望各位在离开我松竹坪后，不要谈起今日事情，老朽就心感意足了。”

飞刀镇三山江成突然抢前一步，躬身对陆天霖一个长揖，说道：“老前辈侠胆仁心，早已为武林同道敬仰，不过这件事牵涉太大，陆地神魔气度狭小，江湖道人尽皆知，救人固是要紧，但似不应担当这大风险，再说老前辈和那受伤少妇素不相识，烦恼全是我们兄弟带来，追本溯源，事情该由我兄弟出面才对，请老前辈把那受伤少妇交由我兄弟带走，免得给老前辈留下无穷祸患。”

陆天霖纵声一阵大笑，气发丹田，声如龙吟，震得大厅上屋瓦作响，群豪只觉那长笑声中，含有一种夺人的气魄威力，入耳惊心，知是一种极高的内家气功，无不折服异常。

圣手医隐长笑落后，脸色十分肃穆的望了豫南双杰一眼，

说道：“两位未把那受伤少妇送到我松竹坪前，老朽自是无权过问，既然送到了我松竹坪，事情就算落在我陆某人的肩上，见死不救，岂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纵然结怨陆地神魔，老朽亦在所不惜，今天，我已年满六十整岁，一个人活过花甲，死复何憾，各位纵肯守口如瓶，不谈此事，但也无法常保机密，邱三波在一年之内，必可查出此事，届时势将引起一场风波，不过我只希望有半年时间，能保此事机密不泄，心愿已足，那少妇伤势极重，需待早点疗治，诸位请恕我无法相陪了。”

他最后这几句话，无疑下令逐客，大厅群豪亦觉兹事体大，陆天霖逐客旨在避免招摇，邱三波既在桐柏山中出现，说不定会闻讯追寻而来，当下纷纷拱手告辞，陆天霖也不挽留，片刻之间，济济群雄只走的余下三人。

这三人一个是圣手医隐生平第一知交，武昌神武镖局总镖头，金翅大鹏方云飞，另两人是护送那受伤少妇来松竹坪的豫南双杰。

陆天霖目视江成，微微一笑，道：“两位如果有事，尽管请便，何苦留此是非之地，邱三波如果发觉那受伤少妇不见，可能会追寻来此！”

江成急的满脸通红，答道：“老前辈怎能这等说法，这件事情，全由我兄弟身上惹起，真是有了麻烦，我兄弟正该先挡头阵，我们虽自知不是那陆地神魔敌手，但溅血横尸，死而无怨。”

陆天霖叹息一声，道：“邱三波一身武功，实非小可，老朽二十五年前在西蜀峨嵋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目睹他飞渡绝壁轻功，掌劈古松威势，震慑了川、湘、鄂、陕，四

省百多位绿林豪客，现已廿载未再和他会面，想他功力必然又精进不少，放眼当今武林好手，能和他颉颃的实在不多，两位侠胆隆情，陆某人心领就是，不是老朽心存偏见，两位就是留在这里也无大作用？”

铁臂金刚脸色一变，接道：“陆老前辈武功、医术，受武林万人敬仰，愚兄弟自知微末之技，如比老前辈，不啻是明月萤光，但武林中讲究的是信义二字，那受伤少妇既是我兄弟所救，自然我兄弟难脱干系，邱三波一旦查知经过，老前辈固是首当其害，但我兄弟也难逃避得了，千句归一总，我们惹出的麻烦，只有挺身挡受，老前辈如执意不允我们留在松竹坪，说不得，我兄弟只有求你把那受伤少妇，交给我们带走了！”

陆天霖浓眉一扬，哈哈大笑，道：“老朽本是一片好意，想劝两位不要留在此地趟这一次混水，那知两位肝胆照人，义薄云天，既然一定要留此助我，老朽自是欢迎，咱们现在先到静室，看看她伤势如何再说。”

说完话，当先领路，离开大厅，豫南双杰走中间，金翅大鹏方云飞走在最后，穿过两重庭院，到了一座极为幽静的小院落中。

满院翠竹，烘托着两株盛放腊梅，一阵阵清香袭人欲醉。

陆天霖带着三人，走进东面三间上房，掀开了一道垂帘进入左边一间静室，只见一张宽大的木榻上，仰卧着那个美貌的受伤少妇。

两个青衣小婢，垂手站在床侧，陆天霖回头望了方云飞和豫南双杰一眼，说道：“她中的燕尾追魂针毒性已经发作，现在情势极为严重，除了邱三波的独门解药之外，别人无法

解救，因那燕尾追魂针上巨毒，是由七种毒物调和喂制，天下解毒药物虽多，但却不能同时解得七毒，是以那燕尾追魂针列为江湖中三大绝毒暗器之一，不过，七毒调和后，虽然解救不易，但因七种毒性相抗，发作极慢，内功精纯之人，足可支持三天以上时间。”

陈炎山问道：“这么说来，这受伤少妇，倒是大有来历的人了？”

圣手医隐点点头，道：“如是平常之人，别说那燕尾追魂针毒性早已发作，就是她身上几处刀伤，也足可致命，不等两位把她送到我松竹坪来，恐怕早已气绝多时了。”

方云飞细望那受伤少妇一眼，只见她双目紧闭，粉脸惨白，柳眉紧蹙，气息奄奄，看样子只待咽气的份儿了，不禁一皱眉头，道：“小弟久闻邱三波的燕尾追魂针，中人之后，无药可救，三日内毒攻内脏，必死无疑，大哥纵然医道通神，但乏解毒药物，也是无能为力……。”

陆天霖叹息一声，接道：“别说我这点医术难以解救，就是当今之世，能解得邱三波燕尾追魂针绝毒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

飞刀镇三山目注圣手医隐，满脸不解神情，问道：“陆老前辈既知难以解救，何苦把她留在松竹坪呢？既难挽救她性命，又和邱三波结下一段梁子。”

陆天霖一拂长髯，满脸肃穆，望了豫南双杰一眼，道：“老朽医术虽难救她，但却有一种奇药或能凑效，只是此物得之不易，武林中视若至宝，十余年前，我因采集几种药物，远行西域昆仑山中，在那深山大泽之间，行脚半年之久，无意中遇上一株千年雪莲，而且正值花落果熟之期，雪莲并不